

ZHONGYANYINGLIECONGSHU · 1990

车耀先传

重庆出版社

杨家润 著



红岩英烈丛书



红岩英烈丛书

车耀先传

杨家润 著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秦树艺
封面设计 冯 华 郑象贤
技术设计 寇小平

杨 家 润 著
车 耀 先 传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50千
1990年3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 9201—14200

**

ISBN 7-5366-1312-1/K·70

定价: 2.10元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禁中无聊，寝食外辄取曾文正公家书自遣。遂引起写作与教子观念。因念余出世劳碌，磨折极多，奋斗四十年，始有今日。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特将一身之经过写出，以供儿女辈将来不时之参考。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

——车耀先烈士《自传·前言》

缅怀我们的父亲

(代序)

我们的父亲于一八九四年出身在四川大邑县灌口场一个小商贩的家庭。艰苦的童年，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他成为一个善于吃苦，勇于反抗的人。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上下求索了三十余载后，终于从旧军队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中，毅然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积极地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军运、统战、培养青年、输送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以及在大后方成都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一九四〇年在成都国民党制造的“抢米事件”中不幸被捕，一九四六年牺牲于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时年五十二岁。

我们生长在革命家庭，自幼在父亲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成长，父亲对我们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的形象，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不断地在父亲的革命影响和谆谆教导下成长。我作为家中的长女，于一九三六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于一九三八年又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留下的五个儿女，都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作为烈士子女的我们，为能有这样的好父亲而深感光荣和自豪。

我曾在父亲身边生活了十九个春秋，因此，对父亲的印象尤为深刻。近半个世纪以来，我曾多少次因思念父亲在梦中失声痛哭！解放后，我也曾多次提笔想写点儿有关父亲的回忆文章，然终于宿愿难酬。我常想，这大概要成为愧对父亲的终身憾事了！

现在，我要感谢我们的故乡——四川大邑的党和人民还没有忘记我们的父亲。事情终于由中共大邑县委牵头，授命于文学作者杨家润同志，自始至终，满腔热忱地支持他为父亲立传。

作者是一位高中语文教师。为了采写烈士业绩，他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家乡大邑工作，自一九八三年以来，在坚持搞好教学工作的前提下，他几乎牺牲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顶风雨，冒寒暑，日以继夜地四处奔走。曾到灌口场和、崇庆、成都等地走访烈士家属和老一辈；特别是县、市党史、文史等有关部门，不辞劳苦地搜集资料。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他才进入了写作过程。有些材料尚未查证落实，往往又使他搁下笔来，再度奔走。一稿写成，倾听意见之后，再行修改。通过三年多的努力，他终于四易其稿，把这本传记文学奉献给了读者。

当然，由于时光的流逝，事件的复杂，传记中疏漏之处，也在所难免。对此，请革命前辈和广大读者，为作者指出，容他今后再版时进行修改，使之日臻完善。

本书出版前，我们曾不只一次地阅读过这部书稿，提出一些意见后，作者又进行多次修改。现在定稿了，我们感到传记内容符合历史真实，并具有文学性。本书的显著特点，就在于作者充分运用了他的文学素养，从而大大地增强了这本传记的可读性。正由此，在这本传记中，父亲那种“愿以我血献厚土”的献身精神，临危不惧的凛然正气以及宁死不屈的崇高品质……都跃然纸上。作者达到了诚如他自己所预定的“用文学形式再现烈士光辉的一生”的写作目的。

这本传记在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之后，终于问世了。我想，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烈士的悼念，还在于以烈士的业绩鞭策和激励我们，尤其珍贵的是使青年一代了解昨天，珍惜今天，为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此《车耀先传》出版之际，请让我代表父亲留下的五个儿女，谨向作者、向中共大邑县委宣传部，向重庆出版社致以衷心的谢意！

车崇英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日夜，于成都

目 录

缅怀我们的父亲(代序)

车崇英

楔 子	1
1 艰辛童年	5
2 崇庆学徒	11
3 上下求索	20
4 迷途知返	26
5 默化潜移	35
6 出游日本	42
7 入党宣誓	50
8 办努力餐	59
9 策划起义	71
10 统战感召	79
11 志同道合	90
12 创办《大声》	98
13 险象丛生	105
14 层出不穷	112
15 据理力争	120
16 指向光明	131

17	情长谊深	138
18	“抢米事件”	144
19	秘密逮捕	153
20	软硬兼施	161
21	囚禁息峰	174
22	狱中支部	183
23	管理图书	195
24	陪上杀场	205
25	转移途中	212
26	浩气长存	217
后 记		225

楔 子

大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秋天，在地处山丘僻壤的一个小镇——四川省邛州府大邑县灌口场街上，地保黄志贵正在挨门挨户地筹集着为准备所谓慈禧太后的“万寿盛典”用的生辰银两。只见他跟在一个敲着铜锣的保丁后面，扯起破锣似的嗓子，沿街呼噓而来：

“筹集万寿盛典，

按照丁口摊派。

每人白银二两，

抵赖严惩不贷！”

破锣叫喊到一家名曰“怡乐园”的糖食铺前，惊呼呐喊起“掌柜”来，然后又直呼其名：

“车肇汉！车肇汉！”

听见喊声，从糖食铺里走出来一对中年夫妇，这男的便是车肇汉，他向地保解释说：

“志贵叔，这糖食铺是我丈母娘家开的，我有啥资格当掌柜哟……”

“哪个当掌柜我不管，”地保黄志贵一手叉腰，一手向车肇汉一摊道，“我只晓得叫你们拿银子来！”

“又要出啥银子？”那个跟着出来的中年妇女眉头一皱，向地保问道。

“哼，啥银子，你还不晓得？”黄志贵向那女的一打量：只见她体魄魁梧，端庄稳重，眉宇间露出股倔强劲儿，肚子向前腆着，显然有孕在身。打量之后，指着背后保丁提着的那块扎有红绣球的金字腰牌，以教训的口吻道，“为当今老佛爷慈禧太后筹集‘万寿盛典’，难道掌柜娘车大嫂你还不知道？”

“‘万寿盛典’？你们不是在正月间就筹集过了么？怎么又薅起二道草来了？”

那黄志贵一听，心中暗自叫苦：这女人正揭到疮疤，好生厉害！是的，这生辰银两早在半年前就摊派过了。怎奈县太爷为了向邛州府邀功请赏；当然，也不免借此一饱私囊，于是便私自加码，令县内每个脑壳再交白银一两。如此层层加码，个个沾光，轮到每人头上，就已涨成了现刻地保所摊派的二两了！

对此，其他人家，情知有弊，但多敢怒而不敢言。唯独这女人偏偏敢揭短！哼，此等刁民，不给点儿颜色看看，她还不晓得锅儿原本是铁铸成！于是掩其心虚振振有词道：

“老佛爷的六十大寿，举国庆贺，理当隆重。前次那么丁点儿碎银，区区小数，又何足道哉！废话少说，还不快快把银两缴出来！”说着，又呼呼地翻查着丁口簿子，“你们家连丈人、丈母娘和你们的儿子华田，总共五口。五二一十，该缴十两雪花银，快快拿来！”

一个在丈母娘家开设糖食铺的小商之家，陡然间要喊拿出十两银子来，又谈何容易！但是，素来谨小慎微的车肇汉，

总认为多一事莫如少一事——蚀财免灾嘛！于是，就进去在丈母娘处取出准备买糯米的四两银子来，再加上铺面上卖得的几串铜钱，好容易才折合、凑足了五两银子的数目，交给了地保：

“志贵叔，我们就这么一点儿了，下欠的宽容一步……”

“哼，‘宽容’？不行！”地保恶狠狠地说，“像你们这等生意人家都交不出来，那么，其他千人^①又该怎么办呢？分明是蓄意抵赖！”

“不敢。确实是一时难以凑足此数”。

“好吧，那么就委屈你今天去大邑县府衙门走一趟！”黄志贵一来是想借此机会对这等没有背景的人家敲诈勒索；二来也是为了防范有人再来违抗二次摊派，要用这个老好人来杀一儆百。因此，不由分说地道了声：

“走！”

再说，站在一旁的车肇汉的妻子，姓喻名秀珍，娘家住本场炭市坝，自幼性格倔强。这时见地保要抓走丈夫，便连忙上前阻挡：

“你们可不能随便抓人！”

说着，喻秀珍伸出双手，一把拉着丈夫。她这一伸手不打紧，竟露出了手腕上戴的一对“麻花纽”银圈子。那黄志贵一盯，连眼睛都亮了：

“哼，装穷卖酸！这不明明戴着银圈子吗，还说缴不起银两……”说着，就动手来摘她手上的银圈。

^① “千人”，四川方言，穷人。

男女有别。加之这喻秀珍素来性烈，岂容你这地保动手摘图？于是，她就势将那地保猛地一掀，黄志贵便踉踉跄跄倒在阶沿底下，一时爬不起来，便指着喻秀珍耍赖了：

“好，你敢打我公事人，你敢打我这一地之保！今天本地保要办你个‘抗拒筹集万寿盛典罪’……”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被保丁搀扶起来的地保深恼于有失体面，他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顺手抓起柜台上的一个装着花生糖的大玻璃瓶来，恶狠狠地朝喻秀珍砸去。喻秀珍怀身大样，躲闪不及，骤然被玻璃瓶击中小腹。刀绞般的疼痛，顿时使她蹲了下去。然而，她咬咬牙关，终于没有叫出声来。

“哏——姓黄的，你这么心狠手毒呀！”人们寻声一望，原来苍颜白发的喻老大娘，拄着拐杖从里间走了出来。她颤巍巍地从地上扶起了女儿，“我女儿身怀有孕，闹出人命来，由你担待！”

“由他担待！”

“找他评理”

群情激愤，大家齐声喊道。

众怒难犯。地保黄志贵见已闯祸，连忙招呼保丁，一起抱头鼠窜。边跑，还边色厉内荏地叫道：

“哟，姓车的，们胆敢抗拒筹集‘万寿盛典’，本地保要到大邑县府衙门去控告你……”

目睹此情此景，灌口场街上的廪生，德高望重的傅昆山老先生连连摇头，捻着银须，愤愤然道：

“老佛爷‘万寿盛典’，小百姓倾家荡产！这成什么世道呀……”

1 艰辛童年

次日黎明——一八九四年的八月二十八日巳时，在四川大邑灌口场“怡乐园”糖食铺的后院，车家的一个早产儿便不适时宜地呱呱坠地了。这早产儿尽管羸弱瘦小，不足四斤，但白发苍苍的外祖母却爱如宝贝。

三天后，由外祖父为孩子起名为“车华荣”。旨在取其“华夏繁荣”之意。但这小华荣确实生不逢辰，还没满月，妈妈喻秀珍就被狠狠报复的地保黄志贵带衙役来抓到大邑县府吃官司去了！华荣没有奶吃，可急坏了外祖母。她到本场香市巷金幺姑婆家说了许多好话，才让小华荣讨点儿奶水度日。在无娘带、讨奶吃这种兑兑挪挪的抚育之下，小华荣终于出乎意外地活了下来。

在从一八九四到一八九九长达五年时间的诉讼纠缠之中，家里本来就不多的一点儿财产被不服输的母亲逐步变卖来打官司，成年累月地奔波于大邑县衙和邛州府之间。其结果呢，家拖穷了，诉讼也落了个彻底失败的结局。

由于家道中落，交纳不起学米，使才上了两年半私塾的车华荣失学了！

一九〇五年，承傅昆山老先生在灌口场川王宫创办“平

民义学”，华荣这才由傅老先生将“车耀先”的名字第一次写在不交学米读书的义学报名簿上。

这时，尝过失学之苦的车耀先，深知读书机会的来之不易，因此，他废寝忘餐，如饥似渴地读着讲义。这样，义学的第一次考试就被他一举夺魁，荣获了文房四宝等奖品。

但也正由于这样，他骄傲了，学习也就没有先前那么努力了。第二次考试，竟然名列第三！要强的车耀先对此很不服气。便邀约了几位同学以全体学生的名义，打老师的“报贴”，要求复试。义学认为他触犯了师道尊严，要追究他的责任。从此，车耀先就连义学也上不成了。这时他才刚满十岁。

就在车耀先十岁那年，由于家里一贫如洗，无法解决吃饭问题，比他年长九岁的哥哥车华田不得不在新婚之后不久，就外出谋生去了。

为了挣碗饭吃，这年冬天，母亲为耀先凑些本钱，要他提起篋篋沿街叫卖，做起贩甘蔗地瓜的小生意来了。

但卖甘蔗、地瓜，既笨重，赚头也小。后来，经人介绍，就到大邑城关张掌柜处去批发些火柴来卖。又因火柴生意本钱大，赊卖的部分，就不得不照掌柜除本按三七开分红的办法办。卖了两大封之后，车耀先感到没有本钱作火柴生意终非长宜之计。怎么办呢？

一天下午，赶场回来，车耀先提起火柴篋篋边走边想，不觉来到一个山坡前。一上山坡，就感到浑身发热，这才使他意识到原来穿着一条干娘送他的新胡绉套裤！。于是，一

进场口，找到偏僻处，脱下套裤扎好，仅穿条单裤，便大步向“兴祥”当铺走去。

耀先来到一块黑牌烫金斗大的“当”字铺面前，取出套裤，踮起脚尖，把它交到柜台上，高声喊道：

“当裤！”

柜上先生见裤不见人。才隔柜俯身一望，瞧见一个身材矮小，衣衫褴褛的孩子，便盘问起来：

“你这新套裤是哪来的？”

“自己的。”

“该不是偷的吧？”

“偷的？乱说！你凭啥诬枉人？”车耀先抗议道。

“何以证明这裤真是你的呢？”

“你看！”耀先急了，一把掏出刚才割下的一根套裤绊索。

当铺先生却不屑一顾地从鼻孔里“哼”了声道：“即便是偷来的，你也可以从套裤上把绊索割下，再拿来当咄！”

“你……”毕竟还是孩子，耀先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急得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当铺里又出来了另一个先生。他探头向柜外下沿一看，道：

“唉，这不是车家老二吗？给他当了吧。”

几经讨价还价，一条新胡绉套裤，最后以六十枚铜钱典成。当票上写明：“典期两月，逾期不取，即作当死论。”

当车耀先踮脚伸手，接过从头顶柜台上沿丢下的铜钱时，只听得铺内传来这样的对话声：

“是哪个车家老二啰？”

“平民义学堂获优等第一名的那个嘛!”

“哦，想不到还是位文曲星呢!”

“嘻，可惜是斯文扫地……”

“哈哈!”

为了凑足火柴本钱，车耀先噙着泪水，从地上捡完铜钱，忍气吞声地朝家里走去。

一阵朔风吹来，直扑打着他那仅仅穿了条薄飞飞单裤的双腿。寒风从裤管里袭进来，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宛如刀割似的难受。而且腹内空空，真是又冷又饿。

第二天，车耀先第一次用自己的本钱趸来两大封火柴去赶两河口。场快散时，他来到了“食为天”饭馆，心想再卖些火柴。恰在这时，碰上酒醉饭饱的邓布客正在找人揩布。耀先想，若我揩回这摆布，就可得脚钱二十五文，再说又是同回灌口。于是他便揽下了这桩活儿。

“二十匹布，每匹三斤，足足六十斤呵，”邓布客喷着酒臭，龇着板牙打量着耀先，“你揩得起吗?”

“揩得起!”为了多挣点儿钱，解决家里的生计问题，要强的耀先朗声答道。

说着，把火柴篋拴在布捆上，耀先揩上肩去，启程了。然而，由于布太重，力太小，耀先坚持着揩了十来里后，就气喘吁吁地说：

“邓大伯，歇一会儿再走吧!”

“歇?天快黑了，可别误了我的事呵!”邓布客不高兴了。

耀先咬咬牙，再坚持揩了两里，到挪不动步时，不得不